

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考辨*

◎ 詹石窗 范佩佩

内容提要: 崂山明霞洞石刻《孙真人紫阳疏》，是目前学界研究明代崂山高道孙玄清最重要的石刻文献依据。从南京图书馆所藏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入手，结合道教内外的文献，可以考证《孙真人紫阳疏》是孙玄清后嗣弟子在其生平事迹和著述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孙真人紫阳疏》所载孙玄清三次献书明世宗，前两次献书均为后人的演绎和误读，第三次献书的记载则较为可信。事实证明，后世文献对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经历了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不同的叙述模式，不断融入的新元素，最终层累整合而成孙玄清的“新形象”。

关键词: 孙玄清 《清静经直解》《孙真人紫阳疏》

作者简介: 詹石窗，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范佩佩，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明代崂山高道孙玄清，被后世尊为全真龙门派分支金山派祖师。目前学界关于孙玄清的研究，主要依据崂山明霞洞石刻《孙真人紫阳疏》、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和同治《即墨县志》等二手资料，且现存崂山明霞洞的《孙真人紫阳疏》被视为最重要的石刻文献。^① 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玄清《清静经直解》，是现存问世年代最早最为可靠的孙玄清本人所著第一手资料，目前尚未被学界关注。以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为据进行探讨，可发现《孙真人紫阳疏》等后世文献在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存在不少可疑之处，需要进一步考证并重新审视其文献价值。

一、《孙真人紫阳疏》文本考校

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主要分为前序、正文、后序三个部分。前序为孙玄清自述献书明世宗的缘由始末，其中部分文句与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首段相似，正文为孙玄清对《清静经》的注解，后序是孙玄清对全书结构、旨意所作的说明。据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可发现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与其存有抵牾。历代学人所录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在部分文句上亦有出入，故而有必要重新考校《孙真人紫阳疏》，明其源流，辨其真伪。

现将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中与《孙真人紫阳疏》首段叙述孙玄清献书缘由相关部分录文标点如下：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与“生命哲学”学派的专题研究成果、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项目（批准号：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2018〕576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由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目前仅见有南京图书馆所藏孤本，于世流传不广，故学界迄今未见有相关专题研究成果。目前对孙玄清及《孙真人紫阳疏》最为详细的研究，可参见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中国道教》2011年第4期。秦国帅：《明清崂山全真教的神明信仰及宗教身份》，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四辑，齐鲁书社2015年，第252、261—264页。李伟刚、郭清礼编著：《民国周宗颐〈劳山太清宫志〉校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67—226页。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6—26页。

臣居东齐海滨之处牢山明霞洞修行，忽闻陛下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同治并参。臣即下山，焚香沐浴，即将《太上老子清静经直言》集成一本。臣菲薄草茅，叨逢盛世，华际明时，每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臣旦夕时切惶惶。^①

孙玄清自述其在山东崂山明霞洞修行，听闻明世宗派遣官员访取道书，故而下山献书。序中所言《太上老子清静经直言》，即《清静经直解》，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直解》。序文落款为“嘉靖壬戌仲冬吉日山人孙玄清稽首叩序”^②，可知孙玄清写此序言的时间为明嘉靖壬戌（1562）十一月。

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明世宗曾派遣御史“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③，孙玄清在自序中言及献书之事，在时间上与史料记载相合。《孙真人紫阳疏》在孙玄清献书一事上的叙述则有所不同。

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孙玄清生平及献书始末，是研究孙玄清、金山派乃至崂山道教的重要文献。目前收录有《孙真人紫阳疏》的共有五家，分别为：清代黄肇颢撰《崂山续志》载《孙真人疏》；周至元编《崂山志》载《海岳修真记》；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崂山志》载《孙真人紫阳疏》；孙立涛著《崂山道教题刻研究》载《孙真人紫阳疏》；郭清礼撰《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一文亦载其田野考察所见《孙真人紫阳疏》。^④

在诸家录文中，孙立涛所录文字最为完整，故笔者采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所载《孙真人紫阳疏》为底本，清代黄肇颢《崂山续志》所载《孙真人疏》（简称黄本）、周至元《崂山志》所载《海岳修真记》（简称周本）、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崂山志》所载《孙真人紫阳疏》（简称青本）、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所载《孙真人紫阳疏》（简称郭本）作为参校本，结合孙玄清《清静经直解》，诸家合校，订其错讹，校文如下^⑤：

孙紫阳曰^⑥，臣居东齐海滨^⑦，潜踪牢山上清宫明霞洞，修行五十余年，大悟千百遍，小悟不可以数计^⑧。自得道之后，每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旦夕实切惶惶，忽闻朝廷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同治并参，辞别尊师斗篷张，遂即下山上京。至景州娘娘庙，天降大雪，七日七夜方晴。感刘知县会见，请留数月。同崔郎至千佛顶堦头村，修盖丛林一处。^⑨至嘉靖三十七年，功事完毕，进京白云观坐钵堂一年，造释门卷宗八部六册。阁老翟公讳鸾者、少卿龚公中佩，

①（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第1页b。

②（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3页a。

③《明史》卷307《佞倖传》，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26册，第7903—7904页。《明通鉴》亦载此事，言：“是时，严嵩已罢，陶仲文、蓝道行之等或死或遣，而上亦倦勤，冀得天眷以祈长生，故有是命。”详见（清）夏燮：《明通鉴》（三）卷6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6册，第24页。

④ 详见（清）黄肇颢撰，即墨市史志办公室点校：《崂山续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8年，第267—268页；周至元编：《崂山志》，齐鲁书社1993年，第202—203页；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崂山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第192—193页；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第17页；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中国道教》2011年第4期，第40—41页。

⑤ 校勘中重要的文字差异以脚注形式标明。篇幅所限，诸本之间无关意义的字词差异如异体字和虚词等不作说明。

⑥ 周本与底本同，黄本、青本、郭本均无此句。

⑦ 周本为“臣居东海之滨”，黄本、青本、郭本与底本同。

⑧ 底本为“不可以计数清”，黄本、青本、郭本均为“不可以计数”，周本为“不可以数计”。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为“不可以数计”。见（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48页a。据周本改。

⑨ 底本为“同崔郎千佛顶堦头村，修庵丛林一处”，青本、郭本为“同至千佛顶堦头村，修盖丛林一处”，黄本为“同至千佛顶口头村，修盖丛林一处”，周本为“同崔郎千佛顶堦头村修建丛林”。底本“同崔郎千佛顶”与“修庵丛林”两处语意不通，据青本、黄本、郭本改为“同崔郎至千佛顶”与“修盖丛林”。

二人具本呈进御览。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玄清真人。^①嘉靖庚申岁^②秋八月望前二日，复将灵宝秘诀，清静真一，玉帝敕命，上药三品^③，自升而降，行坐运筹，水火既济，正谓金液大还丹集^④，为真人府供奉、太常寺少卿龔中佩者，具本进呈御览，表臣之忠孝，勤慰圣心，得沐恩光宠褒。至癸亥岁春三月二十六日，复将皇经备述其始末玄奥，集成四帙，并及诸书丹诀，总成二十六册，令徒子孙至鸾，具本呈进御览，于二十七日奉圣旨：适所进法，至秘留览，孙至鸾钦赏银五十两^⑤，礼部知道，钦此。窃惟叨冒^⑥，恩盛优渥，思无补报^⑦。今将各经书，广行刊刻，传布流通^⑧。上祝圣寿无疆，永赞皇图悠久。^⑨后续飞升。

赞曰：林下五十年，大悟几千翻。诸仙口诀同，工夫常现前。不得帝封号，困难不还元。古至诸天仙，受封跨祥鸾。万岁常觉照，行坐默绵绵。凡圣皆无碍，玉帝在其前。内外无间断，延寿与天全。自古有长生，非只小臣言。西母无间断，丹诀震心寒。功满飞升去，九宫音乐悬。天仙皆拱候，香花默绵绵。混元皆起送，圣境不可言。^⑩

相比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中对献书缘由的简要说明，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详细叙述了孙玄清下山后的行迹、献书次数及时间、帮助献书的人员以及献书后所获的封赏等信息。粗略看来，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并无抵牾之处，而且互为补充。但若仔细分析，可发现《孙真人紫阳疏》与《清静经直解·序》在孙玄清献书时间、献书缘由、下山经历等诸多历史细节上有所不同。故而有必要从《清静经直解·序》出发，结合教内外史料文献，对《孙真人紫阳疏》的内容及性质进一步考辨分析，从而在新见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相关研究。

二、《孙真人紫阳疏》的文本性质及史实考辨

由《孙真人紫阳疏》可知，孙玄清于山东崂山上清宫修行五十多年，时逢朝廷派遣官员访取法秘，因此辞别师父，下山上京，并三次献书。然而在《清静经直解·序》中，孙玄清听闻明世宗派遣御史访取法秘，随即下山献书，却并未提到“辞别尊师”与“上京”之事。此外，孙玄清在自序中，明确提出“将《太上老子清静经直言》集成一本”^⑪，并进献给明世宗，但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却没有明确记载。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下山之后，到达京师（今北京）之前，去过景州娘娘庙，逢天降大雪，又被刘知县留住数月；后又同崔郎在千佛顶堦头村修盖丛林一处，以弘道传法，

① 黄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掌管真人府事玄清真人”，青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掌管真人府事海岳真人”，周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赞教玄清真人”，郭本与底本同。

② 周本无“岁”字，郭本缺“嘉靖庚申”四字，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③ 底本作“持上药三品”，周本作“时上药三品”，青本、黄本、郭本均为“上药三品”。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亦为“上药三品”。见（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2页a。据青本、黄本、郭本改。

④ 周本作“正谓金液大还丹集二帙”，郭本作“正请金液大还丹集”，黄本、青本均作“金液大还丹药”。

⑤ 黄本、青本为“赏银千两”，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⑥ 底本作“窃惟叨罢”，周本作“窃谓叩宠”，青本、黄本、郭本均作“窃惟叨冒”。“叨冒”，谦称受赏赐。据青本、黄本、郭本改。

⑦ 周本作“无思报补”，黄本、郭本均作“思欲补报”，青本与底本同。

⑧ 黄本、青本作“流布传通”，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⑨ 青本、黄本、郭本在“永赞皇图悠久”之后，均有“海岳真人传刻”六字作为文末的结束语。周本与底本同。

⑩ 青本、黄本、郭本均未录此赞文，周本与底本在“后续飞升”四字之后所录赞文大体一致。

⑪（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1页b。

最后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北京白云观。由此推知，孙玄清下山时间最晚为嘉靖三十六（1557）年。孙玄清下山，是因为听闻明廷派遣官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如此一来，明世宗应该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或之前就已经大肆访求“玄文秘箓”了，但是并没有相关史料文献作支撑。据《明史》以及《明实录》相关记载，明世宗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十一月才开始大肆访求方术及方士，此前主要宠幸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由此看来，《孙真人紫阳疏》在孙玄清下山时间上的叙述存有疑点。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最为重要的两段记叙分别是孙玄清下山之后上京之前的行迹与到达白云观之后的献书经历。

关于孙玄清下山上京的行迹问题，可从路线和时间两方面考辨。

从时间上来看，若孙玄清是为了弘道传法而下山上京，则行动时间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之间并无问题。但是，若以《孙真人紫阳疏》为准，则“朝廷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发生的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前后，然而孙玄清所作《清静经直解·序》与《明史》《明实录》等相关史料记载均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由此可知《孙真人紫阳疏》记载孙玄清下山的时间有误。

从路线上来看，孙玄清从崂山出发，出山东，进河北，到景州娘娘庙（位于今河北景县）时遭遇大雪，并被刘知县请留数月，再同崔郎至堽头村（位于今河北保定市），于此修盖丛林一处，最后来到北京白云观。^① 此段行迹，叙述较为详细，虽然刘知县、崔郎二人是否真实存在已不可考，但是其进京路线及相应活动还是具有合理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崂山上清宫附近还有一通石刻，内容与《孙真人紫阳疏》相仿，似是《孙真人紫阳疏》的缩略本，但其文字内容却与《孙真人紫阳疏》差异颇多。载有《孙真人紫阳疏》的石刻，落款为“顺治拾年秋九月重立”，上清宫附近的石刻落款为“康熙庚戌年季秋望日上石”。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的内容是孙玄清的后嗣弟子根据《孙真人紫阳疏》缩略、改写而成，其文曰：

臣居东齐海滨之处，牢山上清宫明霞洞，修真学道，大悟千百遍，小悟不可以数计。臣自得道之后，每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旦夕实切惶惶。忽闻朝廷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同治并参。臣焚香沐浴，随即下山上京，至白云观坐钵堂一年，造释门卷宗九科十八册。于嘉靖壬戌岁中秋望前二日，阁老翟公、龚公讳中佩者，二人具本进呈圣上御览，勤慰圣心，遂刊板流通，敕封护国天师左赞教，赐名孙玄清，道号海岳山人。至癸亥岁三月二十六日，复将《皇经》《道德》，诸书丹诀，总成二十六册，太常寺少卿龚中佩、小圣□蓝田三人具本直言进上，表臣之忠孝也。嘉靖癸亥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后嗣弟子重修。^②

通过比对两通石刻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删减了《孙真人紫阳疏》中所载孙玄清下山上京之间的行迹，并改写了孙玄清到达白云观之后的献书经历。

①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亦有关于孙玄清于明世宗三十七年（1558）至白云观的记载，但此记载是依据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而录。详见〔日〕小柳司气太著，刘莹整理：《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81页。王卡认为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所载《诸真宗派总簿》是一份原作时代不明的文件，而《铁刹山志》所载《道教宗派》关于孙玄清生平的记载亦根据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增补而来，并非白云观本原文，故而并不可信，此外《太清宫志》所载《宗派别》并未提及孙玄清与白云观的关系，只是叙述了孙玄清的籍贯并称其为大明嘉靖敕封护国天师。详见王卡：《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50、56、68页。

② 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第21—24页。

具体说来,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对《孙真人紫阳疏》主要做了以下几处删改:

其一,《孙真人紫阳疏》详细记载了孙玄清听闻朝廷派遣官员四处访求玄文秘箓,方才辞别师父下山以及下山后在景州娘娘庙和千佛顶堑头村的行迹,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删减了这些信息。

其二,《孙真人紫阳疏》详细记载了孙玄清三次献书的经历,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所载孙玄清献书只有两次,且在献书时间和帮助献书的人员上与《孙真人紫阳疏》所载亦有不同。

其三,《孙真人紫阳疏》记载孙玄清是在嘉靖癸亥(1563)春三月二十六日第三次献书,且于三月二十七日承接圣旨,因此刊刻时间应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后。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却称这些经书于嘉靖癸亥(1563)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

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晚于顺治十年(1653)所立《孙真人紫阳疏》,二者文字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后者的修正,尽管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本身亦有存疑之处。

关于孙玄清到达白云观之后的献书经历,可从献书的时间及内容、帮助献书的人员、献书所获的封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第一次献书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于白云观坐钵一年后,嘉靖庚申(1560)秋之前,所献之书为“释门卷宗”,数量为“八部六册”;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却称孙玄清此次献书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中秋,献书的数量为“九科十八册”。从对孙玄清第一次献书时间的记载来看,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记叙的时间无疑是更接近明世宗派遣御史四处寻访方土方术的时间。由此看来,《孙真人紫阳疏》关于孙玄清第一次献书的记载相当可疑。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第二次献书是嘉靖庚申(1560)农历八月,所献之书为“金液大还丹集”。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则对此并无记载,应是删去了此次献书的相关记载。在《清静经直解·序》中,孙玄清说:“臣即将灵宝秘诀,清静真一,玉帝救命,时刻静定,上药三品,自升而降,龙虎交并,神清气爽,正谓金液大还丹矣。”^①孙玄清这段话本意是指《清静经》内藏金丹修炼的秘诀,却被后人误以为另有一本《金液大还丹集》。故而孙玄清献《金液大还丹集》,应是后人的误读,乃至于此造作了献书时间与帮助献书的人员。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第三次献书是嘉靖癸亥(1563)春,所献之书为“皇经始末玄奥”及“诸书丹诀”,献书数量为“二十六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对此次献书的记载与《孙真人紫阳疏》大体一致,只是在《皇经》之后多加了《道德经》。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的落款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冬,《清静经直解》的刊刻时间为嘉靖癸亥(1563)秋。《清静经直解》的成书时间及刊刻时间与《孙真人紫阳疏》叙述的第三次献书的时间及刊刻时间基本吻合,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称此次所献之书于嘉靖癸亥(1563)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则为讹误。

关于帮助孙玄清献书的人员,《孙真人紫阳疏》提到了“翟鸾”“龚中佩”“孙至鸾”三人,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保留了“翟鸾”和“龚中佩”,并将“孙至鸾”替换为“龚中佩”“小圣□”“蓝田”三人。“小圣□”因信息缺失已不可考。翟鸾,又作翟鸾(1478—1547),嘉靖六年(1527)至嘉靖十二年(1533)以及嘉靖十九年(1540)至嘉靖二十三

①(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2页a。

年(1544)这两段时间为内阁大臣^①，不可能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之后帮助孙玄清献书。龚中佩，又作龚可佩，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入宫，累迁至太常少卿，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被贬黜。^②虽然从时间上来看，龚中佩具备帮助孙玄清献书的条件，但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中丝毫没有提及龚中佩，故而龚中佩作为帮助献书的人员之一是存疑的。蓝田，或为即墨文士蓝田(1477—1555)，或为曾任道篆司左演法的道士蓝田玉(?—1565)，即墨文士蓝田去世时间早于孙玄清献书时间，蓝田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才被明世宗召封，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即获罪而死^③，不可能与龚中佩一起帮助孙玄清献书，故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记叙帮助孙玄清献书的人员名单皆系伪托。

再来考察孙玄清因献书所获的封赏。据《孙真人紫阳疏》，孙玄清被敕封为“护国天师府左赞教”^④，而查《明史》可知，当时确有“天师府”，但无“护国天师府”一说。“天师府”即指龙虎山天师府，“赞教”一职亦为龙虎山天师府所设。另一方面，若如《孙真人紫阳疏》所述，孙玄清于嘉靖庚申(1560)之前获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则孙玄清在《清静经直解》中应该有所提及，可是《清静经直解》并没有体现他受封的任何信息，亦让人起疑。

《孙真人紫阳疏》的赞文部分，其文句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有相同之处，其思想主旨亦有相通之处。如“林下五十年，大悟几千翻”“行坐默绵绵”“九宫音乐悬”等语，亦见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动静赞”^⑤“玄关赞”^⑥“清静赞”^⑦等多处。《孙真人紫阳疏》的赞语主旨主要有三个方面：孙玄清修道多年有所得悟；劝导明世宗修道；内丹修炼才是正道。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亦是借注解《清静经》表达这些思想。

总地说来，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中的相关文字出发，可以判断《孙真人紫阳疏》当为孙玄清后嗣弟子所作，部分结合了孙玄清的生平事迹和相关著述，并加以演绎而成。《孙真人紫阳疏》所载孙玄清的三次献书，前两次献书的时间及内容、帮助献书的人员以及所获的封赏应为后人的误读及演绎，关于第三次献书的记载则较为可信。在运用《孙真人紫阳疏》等石刻文献研究孙玄清生平事迹时，仍需审辨对待。

三、后世文献中孙玄清“新形象”的层累整合

在后世文献中，对孙玄清生平记载较为详细的还有清咸丰年间梁教无《玄门必读》以及清同治年间续修的《即墨县志》。

在《玄门必读》中，孙玄清生于明弘治九年(1496)，为明崂山派祖师，邱祖龙门派第四代徒孙，先后于崂山明霞洞、云光洞、黄石宫修道，师事李显陀、通玄子、斗篷张，后于

① 详见(明)林尧俞：《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8册，第43、232、732页。(明)雷礼：《国朝列卿年表》(一)，《元明史料丛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43页。(清)傅恒等：《乾隆御序》增批历代通鉴辑览卷209，台北生生印书馆1985年，第35页。及《明史》卷193《翟銮传》，第17册，第5112页。

② 详见《明史》卷307《龚可佩传》，第26册，第7898—7899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1843页。(清)夏燮：《明通鉴》(三)卷62，第11页。

③ 详见《明史》卷307《田玉传》，第26册，第7899页。(清)夏燮：《明通鉴》(三)卷63，《续修四库全书》，第366册，第37页。

④ 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将“护国天师府左赞教”讹误为“护国天师左赞教”，后世进一步讹误衍变为“护国天师”。

⑤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9页a。

⑥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35页b。

⑦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23页b。

京师白云观坐钵，因祈雨有验而获封护国天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于隆庆三年（1569）羽化，寿七十三岁。^①在《孙真人紫阳疏》等问世较早的文献中，孙玄清是因为献书有功而获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玄门必读》则记载为孙玄清因“求雨有功”而获封为“护国天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由常人可为的“献书”衍变为大有神异的“祈雨有功”，《玄门必读》的叙述无疑增添了孙玄清身上的神秘色彩，对后世提高关于孙玄清历史地位的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年间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以及后世对孙玄清的评价，多以梁教无《玄门必读》为据。

《玄门必读》详细记述了孙玄清的籍贯、生卒年、师承、修道场所及金山派派字诗，并通过构造孙玄清求雨有验乃至被赐封为“护国天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这一传奇故事来渲染他的功行。这一叙述模式与《玄门必读》作为教内文献的性质，带有传道弘教的目的有关。同治《即墨县志》的叙述模式则有所不同。

同治《即墨县志》详细记载了孙玄清注解的经典，列有《灵宝秘诀》《玉皇心印经》《太上清净经》《皇经始末玄奥》，对于孙玄清的修道场所只提及了明霞洞，关于生平经历则提及了孙玄清弃释从道、瞽目复明、获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等事迹。^②《即墨县志》记载孙玄清注《太上清净经》，即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的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关于瞽目之事，孙玄清自述“东齐居牢山，瞽目孙玄清”^③，又言“文才字义，臣之瞽目，皆不知也”^④。孙玄清作《清静经直解》的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前后，为其晚年，若真有瞽目复明之事，当不会在书中毫不提及，反而还称自己瞽目。可见同治《即墨县志》对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也未必完全真实可靠。

综合所论，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出发，可发现后世文献对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经历了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孙真人紫阳疏》的三次献书，到《玄门必读》的求雨有验，再至《即墨县志》的弃释从道、瞽目复明，不同的叙述模式，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最后为孙玄清造就了一个层累整合而成的“新形象”。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详见（清）梁教无：《玄门必读》，《道藏精华》第九集之一，台北自由出版社1976年，第250—251页。陈至亮在《重镌〈玄门必读〉序》中叙述了《玄门必读》的成书与流传，可知《玄门必读》初刻于清咸丰壬子年（1852），后几经重刻，现存《玄门必读》为1931年刻本。详见（清）梁教无：《玄门必读》，《道藏精华》第九集之一，第149—150页。清代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成书于清光绪己卯年（1879），其中关于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乃据梁教无《玄门必读》而来。参见（清）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卷7，《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4年，第31册，第131页。

② 详见同治《即墨县志》卷12《杂稽·释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7册，第301页。此本《即墨县志》乃据清同治十二年（1873）《即墨县志》刻本影印。黄肇颢曾参与同治《即墨县志》续修时的采访，其所著《崂山续志》关于孙玄清的介绍与同治《即墨县志》基本一致，但其书辑成时间为1882年，晚于《即墨县志》的成书时间，见（清）黄肇颢撰，即墨市史志办公室点校：《崂山续志》，第267页。

③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49页a。

④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51页a。